

家族解码

参与收回京汉铁路

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,吴重惠奉调回京供职,任邮传部右侍郎。此时,正值中国收回路矿利权运动的高涨之日,朝野一片收回京汉铁路的呼声。

根据《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》,中国在1907年以后可以赎回京汉铁路。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敦促清廷要邮传部、度支部及外务部商议收回的具体办法。

吴重惠到邮传部任职后,成为主持参与收回京汉铁路的重要成员。据《盛京时报》光绪三十三年(1907)年正月十八日报道:“新任邮传部侍郎吴君重惠语人曰,京汉、粤汉二铁路系中国铁路总汇攸关,甚属紧要,中国宜独立筹办,以收回利权外溢。幸粤汉权已经湘粤官民慷慨赎回,京汉铁路尚在外人掌握,整顿铁路事宜,须先由赎回京汉铁路入手。”

然而赎回京汉铁路谈何容易,清政府借比款筑路,共借款12500万法郎,这么巨大的款项如何筹集?交涉方面也不顺利,而吴重惠在与比利时的交涉中采取了非常强硬的原则立场,郑重向比国声明:“无论评断至如何地位,若干时期,均不得因此丝毫阻碍一千九百零九年一月一号,中国收回该路之事实。”邮传部的这一态度,在晚清软弱外交中非常罕见,使中比谈判不得不朝中国的正义要求方面发展。1909年1月1日,中国政府终于收回京汉铁路。

创建中国红十字会

光绪三十年,日俄战争爆发,时吴重惠在驻沪会办电政大臣任上。为救护中国难民,上海海关道沈敦和等人发起成立“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”。

吴重惠与商约大臣吕海寰、盛宣怀邀约上海官绅和各驻沪机构代表共同协商,于光绪三十年(1904)3月10日正式成立“上海万国红十字会”,又称“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”。

该会属慈善性质,由中、英、美、德、法五个中立国合办,直接目的在于救护“日俄战争”双方伤兵及东北战地难民出境医治。吴重惠被推举为“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”的三名领袖之一,清政府予以承认。

3月29日,由吕海寰领衔,盛宣怀、吴重惠、沈敦和、任锡汾、施则敬等人联署向全国各省发出《劝募筹款救护东北难民通电》,之后,全国各省督抚大员热烈响应,纷纷表示愿捐款。吴重惠四处奔走,募捐善款银计20万两,在上海购置地亩,建造医院、学堂,置买医车,成立战地医疗组织。

据有关资料显示,日俄战争时期,“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”共筹集募捐钱物折合白银541900两,全部用于拯救中外难民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),吴重惠与吕海寰、盛宣怀联合向清政府上奏《沥陈创办红十字会情形并请立案奖励折》,同年六月,清政府予以批准,并颁发了关防,“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”也奉旨改名为“大清红十字会”。

免去别人家借款

海丰吴氏九世祖吴志德秉承祖风,以德为人,以德服人。《吴氏世德录》记载了这样两件事:一件是当地两个大姓家族因为土地纠纷而反目成仇,吴志德出于公心,不避嫌怨,从中调解。两姓竟迁怒于志德,当面辱骂他,乡邻们为此愤愤不平,而志德怡然受之。后来两姓消除误解,重归于好,调解终获成功。

另一件是乡邻李应祯家境贫困,无以为生,向吴志德借贷二十两银子。后来,李应祯病故,其遗孤还不了,吴志德取来债券当面焚毁。李应祯兄弟李应干贫不能娶,吴志德借给他十两银子做婚娶之用。李家难以偿还,欲以家产抵押。吴志德坚决不受,也不再追究债务。由此吴志德的德行,邑中老小无不交口称颂。

据《清代海丰吴氏家族研究》(孙才顺 韩荣钧 著)

更多世家报道请登录齐鲁晚报网(<http://www.qwb.com.cn/>)齐鲁世家专题页面。

光靠家学也能出师入仕

文/片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

以“耕读传家”的海丰吴氏家族传至第十世,吴氏子孙虽无大成就,但他们仍然非常重视孩童的教育。

海丰吴氏第十世吴永孕饱读诗书,施教有方。其身教与言教,对于子孙的厚积薄发做出了积极贡献。他每日必查其子之功课,据吴自肃所撰《绳甫府君行述》载:吴永孕非常看重同邑学子,即后来的内弘文院学士王清的才学,认为此人日后必成大器,遂命其子以师事之。其后王清典会试,其子自肃果出其门下。

正如《明清山东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》一书对该时期吴氏家族的评价一样:“在吴氏家族早期沉寂的岁月里,‘耕读传家’在这个家族的崛起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由于保存‘耕读传家’的传统,进可以出仕荣身,兼济天下;退则居家耕读,独善其身,所以‘耕读传家’在吴氏家族崛起之后,并没有就此消失,反而成为历代吴氏子孙孜孜不懈的精神追求。”

凡后来有所成就的吴氏子孙,均在童蒙时代即入塾读书,如吴象宽“五岁就塾,目十行下”。吴绍诗,吴式芬六岁入小学读书;而吴坛七岁已就外传,随吴绍诗在京师学习。

吴氏子孙不仅读书早,而且往往会延名师课读,接受良好的教育。如吴自肃年十三就外传,以王清为师,而王清为内弘文院学士;吴坛,曾受知于山东学政李诒运先生,其后受知于御史曹秀先生等。

“非但受知于名师,吴氏家族还非常重视家庭教育。”研究海丰吴氏家族的学者孙才顺说。

吴氏家族设有私塾,除了传授应试教育的内容,还将族内先贤的诗文汇编成册,让本族子弟阅读,进行启蒙教育。

吴自肃博学善诗文,他将自己精心体会的文章写法编为《作文家法》,惠泽后世。后来吴重惠所编的《吴氏试艺》就是对历代族人优秀文章的汇编,为本族子弟所必修,虽然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应试,但无形中把家学传承了下来。

吴氏家族的宅第,既是家族成员生活之所,也是家学传播基地,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有文化素养的人才,为



葛树奎身后这块匾额,就是清朝“乾隆宰相”于敏中为吴氏家族题写的“尚书第”原物。



山东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联合报道



吴式芬故居正厅门前悬挂着“尚书第”和“进士世家”的匾额。

国为民为家效力,同时也传承着文化。许多家族成员致仕归来,并不颐养天年,或研究学术,或赋诗作文,或收藏鉴赏,或整理文献,或教子课孙,使家学薪火相传。

吴自肃作为吴氏家学的肇始者,学养深厚,诗文兼优,这与他父亲吴永孕的熏陶,教诲有直接的关系。吴永孕功名不高,但学识渊博,致力于教子读书,除辅导自肃功课,时常取先辈时贤文章让其阅读,以开阔其视野,并着力培养其作文能力。

吴自肃后来回忆道:“不孝之滥厕儒林,得力于庭训者实多。”入仕之后,吴自肃在政务闲暇之际,作诗百余首,结果为《万行草》,呈给父亲。吴永孕感到非常欣慰,“传吾学于万里之外者吾子也。”

同样,吴自肃也将自己平生所学传授给下一代。他有五个儿子,每有暇余,便亲传亲授。除了两个早夭,其他三子均学有所成,象宽为进士,象弼为举人,象默为廪生,三人能诗善文,各有诗集传世。

以下各代也是父子相传,诗文相继,唯吴式芬是一特例。其父亲病故,吴式芬自幼跟随祖父吴之勤生活,有祖父代子教孙。

吴之勤文学修养颇深,

他还是一位金石爱好者、收藏者,在祖父教诲训导下,吴式芬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。吴之勤爱好金石学,倾注毕生心血从事学术研究,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吴式芬也喜欢文学,诗文俱佳,将吴氏家学推至巅峰,达到最高水平。吴式芬取得如此辉煌的文化业绩,与祖父的传授和影响密不可分。

研究者孙才顺认为:“父传子承,如同接力赛,在家学之路上一棒传一棒。”吴式芬又将家学传至其子重周、重惠。在父亲的熏陶与影响下,吴重周、吴重惠在作诗为文、学术研究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。两人还对家学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,将家学成果汇编为《吴氏诗存》、《吴氏文存》等,遗憾的是当时由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,未能将家学继续传承下去。

然而,吴氏家族的文化底蕴犹在。自明中期迁来无棣,虽有多人在外地做官,其家族仍在当地繁衍发展。无棣城内“尚书第”就昭示着吴氏家族在地方上的荣耀。吴氏族人每在家乡刻苦攻读,成名后虽在外做官,但一到晚年退居家乡,便自觉地教授乡里。

本报深度记者寇润涛邮箱:kouruntao@126.com

研究者说

海丰吴氏:做学问讲究合作

孙才顺 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

传统的家学多是封闭性的,子承父业,关门做学问,唯恐有违祖训。吴氏家学则是开放性的,善于与学界交流,使家学充满活力,从而能迈出家门走得更远,这是吴氏家学的另一特点。

金石学在吴氏家学中成就最突出,其代表人物吴式芬就秉承开放兼容的理念,广交博采,充分利用社会上各种学术资源,扩大家学的研究空间,将学问做大,终成金石学大师。

道光十年(1830),吴式芬入京到国史馆供职教习。其间,结识了许多学界同道好友,几乎囊括了金石学界的学者,他们互看

金石、藏品,互赠拓片,相互切磋学术,真正做到了资源共享。

通过这种开诚布公的互助与交流,吴式芬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,用于学术研究的金石类藏品与各类文献资料更为丰富,研究的范围也不断地拓展,增加了封泥。在京8年,通过广泛交流,吴式芬使本家族家学走出家门,融入社会的学术主流。自道光十八年(1838),吴式芬开始到各地任职,尽管公务繁忙,但他从未放弃金石学研究,每到一地都访问豪门世族,游历文化遗迹,遍搜金石藏品,开阔了视野。

传统家学研究多限于家族内部,很少与外界协作。吴式芬则以开放的心态从事研究。他

在外地每当搜集到金石器物,即将拓片分赠学界同道。

吴式芬不仅与界内学者交流藏品拓片,探讨学术问题,还与他们合作研究。早在京都任职期间,就曾与吴振棫、许桂林、叶润臣、何绍基、许瀚等人合助训诂学者翟云升《隶篇》成书。他曾与许瀚、何绍基共同审定陈介祺《簠斋印集》,三人的学术成果融为一体。吴式芬还与吴荣光、许瀚合校《筠清馆金石文字》,朱、绿、墨三笔校语,难辨出自谁手,成为学术界佳话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,吴式芬是封泥的最早发现者、收藏者和研究者,对收藏的封泥进行考释,著有《海丰吴氏藏汉封泥》四卷、《汉泥封考略》三卷。后来,吴式芬与同为研究

封泥的金石学家陈介祺合作,将各自的研究成果整合在一起,刊印了《封泥考略》十卷,将封泥的研究成果以整体的面貌行世,方便学人查阅,也更具学术价值和影响力,充分展现了吴式芬宽广的学术胸襟。同时,吴式芬的学术研究也得益于学界同仁的鼎力相助,他的学术巨著《攷古录》、《攷古录金文》收录的金石藏品中,有相当一部分是友人提供的拓片。尤其吴式芬晚年身体多病,加之公务繁忙,他的挚友许瀚协助编撰《攷古录》、《攷古录金文》,使之成稿。

由于吴式芬立足于家学而不局限于家学,广交博采,以开放兼容的心态从事金石学研究,才取得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,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大家。